

與名人有約系列

朱銘

藝術家不可不修行

國際知名的台灣雕塑家朱銘可以說和香港人很有關係，不但因為他蜚聲國際，也曾在香港舉行過數次展覽，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大型作品，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交易廣場、中國銀行大廈等。除了一些能在拍賣行或美術館以高價買得朱銘作品的藝術愛好者之外，所有喜愛藝術的普羅大眾都可以親身接觸到他的作品。因此，這位大師對於香港人來說，才能有如此密切的關係。

就在這個星期四，一眾朱銘粉絲再目睹他的風采，因為他來港接受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還應大學的邀請，在大學校園主持題目為「藝術即修行」的公開講座。作為一個小小的粉絲，筆者也出席講座，和大師say hello及攀談，之後又到博士學位頒發典禮。最令筆者留下印象的，是他一身便服，頭戴着cap帽，這好像是他的image一樣，而在典禮中，他靦腆地笑說：「除了說謝謝，還是謝謝。」

要做大師，不是因為一切外在之物，而在內在，就好像他要和大家分享所言：「一定要修行！」

文：曾家輝



■在香港交易廣場的太極系列。



■放在中大圖書館前的「仲門」。

「我想先說幾個作品的故事。第一個是99年在盧森堡舉行的展覽，當時市長更親自做領隊，帶參觀者去參觀，當時整個地方就成了展場一樣，街上也放置了很多朱銘的路牌；第二個是86年新加坡展覽，當時新加坡人因為太喜歡我的作品，他們認為至少要留一件在當地，更發起一人一元籌款活動，最後買了一件較小的作品；第三個是1989年在建築大師貝聿銘的邀請下，為新中國銀行大樓建造太極系列的『和諧共處』；第四個是在1987年送給中文大學的『門』，在07年重新命名為『仲門』，我也不太清楚名字的解釋……」其實，不用朱銘自己介紹，有關他的生平及創作之路，很多人一早已知道——他1938年生於台灣苗栗，在1953至57年期間拜木雕師父李金川學藝，之後在1968至76年間從雕塑家楊英風學藝，他的藝術之路，正是他這次來港和一眾粉絲所說的話：藝術就是要修行。

愈學習愈失去自我

「人生就好像一個容器，出生時是滿滿的，以後每學一樣，就丟失一部分自己，一個人從小學讀到中學，再到大學時，已經滿滿是別人的東西，而找回自己，就是修行的真諦。因為學習永遠是別人的，這對創作反而是一種障礙，而修行是一種態度，只有探索自己的內心，才是獨一無二的創

作，俗話有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把所學的東西忘記。」

「雖然我現在已七十多歲，但還是無法忘記五六歲時姐姐幫我洗澡時曾罵我：『這麼大還不會自己洗澡』，所以忘記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完全忘記是不可能的，要做的是淡忘人家的辦法、觀念和方式，直至這些因素不會干擾自己獨立的創作。」

「不過，修行並不代表摒棄學習。翻看世界各地素人畫家或者兒童畫的畫時，總發現它們驚人地相似，那是因為如果不經過學習，人所擁有的只有本能，而這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只有學習，才能夠提升和積累智慧，掌握藝術的語言，最終形成自己的風格。」

創作時要忘我

「我推崇東方精神的自然的創作，自然的創作最反對想，在苦思冥想之後，做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的。我自己喜歡用一個笨方法，在創作過程中快速進入一個不想、忘我的境界，就是採用一把快刀，以及可塑性高的保麗龍材料，來提高雕刻的速度，讓手跟上心的變化，這樣忘我地跟隨自己的內心，往往能雕刻出意想不到的佳作。」

「另外，祖先是一筆寶藏，要有東方人的精神，若沒有立場，就沒有走

向國際的籌碼，一味學習西方是沒有用的。祖先的東西與前衛藝術不但不相矛盾，甚至可以說祖先的藝術是前衛的。古人吟詩作對，大可看作一種行為藝術，而三頭六臂、千手千眼等成語，又何嘗不是超現實主義的體現。只有重新認識祖先，才能重新認識自己。」

「東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在於對創作的態度。西方人強調創作要絞盡腦汁、精雕細琢、一點一點去掘；而東方更推崇偶然的藝術，東方文化中的曠世之作，很多都是憑藉一種自然然而、隨勢而為的態度一氣呵成。就像詩人作詩，書法家揮毫，在創作時甚麼都不想，直接去寫去畫，也許每個字單獨來看都不是最美的，但合在一起卻至美至諧。這種偶然而成的藝術從每一個變化中的新發現裡重新出發，活潑自然，不做作，是東方藝術的優勢。」

相約於2013年再見

朱銘還在演講中首次公布了其人間系列的新作。他表示：「新作品與以往的作品不同，更注重反省人性內在的問題，以及生活的思維和點滴，這組共三個以籠子為題材的作品中，包含對人生深刻的哲思。」他又透露，作品會在2013年在香港藝術館展出。

在講座完結前，台下有人問朱銘：「你說會在2013年在香港美術館舉行展



■朱銘另一件「8」字形雕塑放置在香港交易廣場的噴水池中央。

朱銘小介：

朱銘的藝術成就充分獲得國際肯定。他在1977年首次赴海外舉辦個人展覽，在日本東京中央美術館的展出贏得當地藝壇高度評價，確立了他在雕塑界的重要地位。他的藝術足跡遍及內地、東南亞、歐美等地，國際展出成績豐碩。朱銘成就非凡，廣受讚譽，1998年獲香港霍英東基金會頒發霍英東獎、2002年獲日本岐阜縣國空大賞、2003年獲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頒授名譽藝術博士銜、2004年獲台灣「行政院文化獎」、2007年獲第十八屆福岡亞洲文化獎——藝術文化獎。

■朱銘早期工作照



覽，不知可否答應我們再來中大呢？」朱銘未回答之前，中大校長沈祖堯立即從座位站起來，走到朱銘旁，向大家說：「2013年是中大的50周年校慶，我們到時會和朱老師合作舉行活動，大家要等着。」

對於很多粉絲來說，能親身見到朱銘就好像朝聖一樣，所以很多人在講座一結束，就立即衝上前，要求找他簽名和拍照，就好像年輕人看到明星一樣。不過，對於筆者來說，反而是他說的一句：「無論你做甚麼職業，都要修行。」大家修行了沒有？



■在講座完畢後，很多人爭相向朱銘索取簽名及拍照。

文化名人面對面

翰墨丹青 梅墨生香 書畫家梅墨生

梅墨生1960年生於河北省唐山市，是藝術大師李可染的弟子。他曾於1996至2000年間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任教，由2001年起在中國畫研究院從事專業創作及研究，為中國國家畫院一級美術師和國際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被譽為是中國當代最具升值潛力的畫家之一。

問：對你來說，筆墨是一種符號？一種訊息？還是傳遞一種理念呢？

梅：我們一直在思考筆墨是語言還是精神。它的意義不只在於「聽懂」一種語言，或是弄懂一種程式，反而是理解一種文化，弄懂一種理念，明白一種集體無意識化的精神寄託與哲理信仰。這些東西我認為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你從開始的角度來看這些東西，它們屬於不同的領域，但是到一定程度時，你會發現它們原來是相通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不懂得氣就不懂得中國文化」。氣是中國文化的本元和本質，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治病養生，還是審美，都應「文以氣為主，文無氣不利」。這種氣連外國人都感受到，很多外國的名人都說中國的文化有一種可感難言的味道。

問：「可感難言」這個形容真的很貼切。

梅：意思是它只可以感覺，但是很難說出來。比如我們的身體，這個地方不通順、岔氣了、堵得慌、或是不適，中醫認為「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儒家所說的修養就是養氣，道家是練氣，可見中國儒道兩家的文化，都把氣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國人所指的氣就是生命的狀態，生命活潑健康的狀態。我自己的作品是一個生命進行的過程。比如說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喜

歡中國畫的情趣，青年時期就非常喜歡它的筆墨，現在反而喜歡它的格調和氣息。我認為任何一個藝術家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生命經歷。齊白石因為有在湖南下鄉當農民的經歷，所以他的畫才會以田園為題；黃賓虹因為曾在上海讀書，家族有儒商背景，所以他的作品就有一種學問氣；徐悲鴻那麼愛國，投入世事，所以他就喜歡畫奔馬和愚公移山等題材，作品中總是有一種民族情結和中華民族昂揚的精神。而我從小就喜歡文化、喜歡讀書、喜歡靜、喜歡自我、喜歡獨立，所以我的畫裡都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問：除了中國畫，你的藝術成就也體現在書法上，你對此有何感想？

梅：中國書法是「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藝術。歷代書論做了大量的狀物比擬來形容書法元素，以及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美。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曾說過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書法不屬於數理邏輯體系，是象數的體現。象是天象，數是易數，易經有五行为和八卦，五行是物質的屬性和素質，八卦代表物質的方位和占位。落實書法上就像永字八法、九宮格、米字格，說明書法基本構成的佈置安排。書法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說它是「藝中之



■書畫家梅墨生

鐵、如錐畫沙，隱而不發，內含剛勁。每個字中要有字眼，這個眼是關鍵，是視覺聚焦的地方。藝術類似宗教，安妥人心，感化人生。書法從本質上要安定我們的心，使之更從容、沉實、淡定和平和，讓生命提昇至另一個境界和層次。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